I 在西元前

已入深秋，夜很早便到。后天就走，天凉透了。

后天，离家，单人旅途。

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门前，痴痴地数点着行人的欢声笑语，把漫天的漆黑看透。

路灯苏醒，大地绽开了一朵朵米黄的花，慵懒的夜开始有生气蔓延。灯排列着，在我的眨眼中一明一暗，绽开了又颓败了，由近及远，渐行渐褪，忽的全都湮没在远天的一隅。而近在头上的灯光却晕展的让人迷乱，辐散着规则的棱角，夹杂着前一秒与后一秒的厮杀。试图以盲杂的光网吞噬潜伏的暗咒。可畏的攻杀，可叹的陶难，可悲的患有，可笑的胜利。结，死结，谁是谁非……

疑惑刷新了单调的夜，回旋的密码将重复的黑色斗转开来，我汹涌而至。

I 在……

I 在。站在故事的最角落，我感应到另一个刻着忧伤的呼吸，在故事的最角落。

故事的结尾早已固定，它已随着写书人笔尖最后一次停顿抖落了一身的悬念。呵，写书人已走，我却真实的回到这里，做了故事的第三者，刻着忧伤，呼吸。

第三者。不甘地躲在书页背后，物是人是，亲眼看着故事里的他走了又停，听着他内心深处关乎梦想的挣扎，目送着他从一边到一边，从黑白的静默到静默的黑白。任由情节一次次走向曲折，剥落了堂皇的铺垫，直至他的穷途，直至他的陌上桑。无能为力。

也许，只是为了见证，仅仅是看？

什么也看不到。在漫无目的的黑色里漂泊，寻找另一个刻着忧伤的呼吸，满眼黑色。

什么也看不到，却实在是包容了万物。黑的夜。

满是轮回的痕迹，汇聚，黑纳百川。海纳百川。黑的还。

夜渲染另一个帷幕，另一个呼吸。黑色熠熠生辉，沉睡的很光彩。

黑的海，黑的天。一个孩子，一个老人，一个冷峻，披风飘展张扬他齐整的发髻，一个深沉，潇云泼墨，拭去他叹息的眉宇。一个欢快地吞吐着空间的衍生，一个历数着时间的记忆，，一起一合，遂成大个宇宙。

也许，只是为了见证。他说，故事的结局不需要任何说明。

故事的脚落。第三者，主人公。刻着忧伤的呼吸，刻着忧伤的呼吸，声声想息，面面相觑，天更黑了。

我嗅到了纯净的味道，不可拘束的希望…….

I 在。寒霜已起,我有点湿重。

河东城外，霜寒好梦，红叶知秋吗、，多个人筹。这霜，缠绵了千年，催老了轮回。在另一个地方，这霜，也该湿了他的衣襟，他的眉梢。

在另一个地方。那些苟安在经年的露水里的岁月破黑而来，重重的袭击了我。许多的容颜在一片旋转中刀光剑影，成了碎片。

一串一串，乱了次第……

I 在。紫电配着青霜，暗夜中叱咤。妹妹说紫色很有韵味

紫韵。园林的名字，格调，归属。紫韵，紫韵，尽是紫韵。

朝拜，朝拜，稽首朝拜。园林的游客，脚步，叹息，朝拜。

小桥流水，一叶扁舟，吹箫吟唱，坐马徐行。紫扉大开了。他立在那里，双手合十，朝拜。

朝拜，立了很久有人虔视着他的他。试图进入，游人啸起。

啸。沉寂的回廊飘洒着澄澈的气息。紫韵有些芬芳，生命大熔炉的五彩缤纷重重做一次螯合，告别了浮夸的炫眼与死气的软弱，安静的躺在一起，踏上回归的程。等待朝拜，被朝拜。

回啸。琴音翻飞，VAE淡淡的浅唱，林和靖携梅鹤而至，竹林徒然。双手合十，等待朝拜，被朝拜。

停。静。游人。他。

风乱了影子。园林有掩藏的骚动，紫韵芳菲。紫扉关。他立在那里。立在那里，游人。进入，他与游人，紫扉关了。

紫韵。园林淬了火，减了 诗意，晃荡着古石的纹路。

朝拜，他与游人，朝拜，被朝拜。将无奈的现实逼仄得矮气斑斑。

游人成他，他在园林。从此，双手合十，朝拜，朝拜，朝拜。

紫色很有韵味，园林厚厚的睡着，紫韵安详。

I 在，天上星河转，我却难以临摹他的痕迹，只得将情思寄于远方。

远方渔火舞，乱乱的。乱乱的，很乏力，却清醒地映到了树的树影，排列的有些怪异。我隐隐的觉察到召唤的声音。召唤我，还有我的记忆，我记忆中的世界，可是，他是谁，为什么……

I在。迎春花。Funeral。圆的土丘，隔了两方天地。绿意篡改了久寂的土色，迎春花绣满你的枝头，你走了很久。很久。很久，我妹感觉到。没有。

以为，你还在那里……

确实，你仍在那里。换了个姿势。这一次，固执的是你。

一半，一半。一半火得冷寂，一半冰得热烈。我呆在了中间，界限很困惑。

也带走了我们，我们的世界，于是，天地疏开，接线开始延伸。

精进的观望前世的影子，从前应是明月，几世修得春花。

左右喧嚷，我安静地站在界限中间。

躲在雪地绽放，衔来深秋红叶。左边，雪落成双，右边，丹叶分飞。

【引入人物】左眼是红，右眼是白。冷漠的血红，绚烂的将白。一脚一个春秋，两岸孰是故乡。我面相前方，汲取温暖，四野全是你的气息。

什么？什么？只听得清它们盘旋的影子，砸碎了几多雪瓣，触疼了脉脉红叶，夹杂了清醒的冰凉，是你声音。听不见，听得见。

累，左右磁场将我牢牢束缚，我动弹不得。只是突然想倒下。找一个岸。也许，你在此岸。也许，你在彼岸。

彼与此本没有岸。生与死的距离，我和你的距离。你究竟去哪了？左边还是右边，红还是白，这样的世界，我进不去，找不到你。

你永久的做你的梦，我永远地为你追梦。

我怎么圈揽，当红白各一半。这更像个迷宫，主角是你，我却努力变换着终点等你走出。火得冷寂，热得热烈。

轮回？一轮又一回，下一轮合适回。

会在何处见到你。

你的鲜血你的白发你的眼眸你的无言，少了温暖少了光泽少了释然少了期许。左边，无边的雪原，亘古不变，右边，成群的红叶，湿横遍野。

走着，一直走。点晕在对峙的夜色之中。温暖光泽释然期许，突然真正地与我无关。冷寂的红，热烈的白，与我有关。又似乎是很久以前。

走，一圈又一圈，当做一次次回归一次次轮回。轮回里没有原点，我在哪里等你，却留下了我的温暖光泽释然期许。我，开始感觉到你的气息你的声音，朝我走来……

一半一半。一半火得冷寂，一半热得热烈。以为，你还在那里……

我在中间，你，确实仍在那里……

绿意篡改了久寂的土色，迎春花……

I在。蟋蟀声催远了西溪路罗的剪影，大地重又回复僵硬的冷静。门前的旧屋表情怪诞，两扇高傲的窗与独立的门构成了错位的囧，不知该叹该笑。风风雨雨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沧桑，最初的表情又是什么，传递的又是什么，选择呢在远离了多年的世界执拗的清醒过去。

残缺的灯光把庭院拉得很深，寻不到尽头，搁置在蒙昧的混沌中

I在。古刹。驼音。窸窣的脚步在斑斑点点的啥李建干瘪地喟叹。一身褪色的袈裟在起伏的黄色中清瘦。望着西天不死的云彩，走了很久。很久。

四面皆通达，何方是归途。稀稀疏疏的何止是满天落寞的沙砾，当泪水已风干，待绝笔残迹，满天落寞的何止是稀稀疏疏的沙粒。

身后凌乱的脚步吃力地连接着前后。前到何处？后至何时？立定。

立，定。风，起。

风起。泪水风干，墨痕残落。

朔风卷着沙，绕着古质的袈裟转。袈裟遥目，穿透了厚厚转动的沙。

沙似叶下，烂漫作辉煌的柱宇。袈裟遥目。在恒久的夏天悠闲地注视秋天的的凋落，年轮在慢慢缝合。

沙似夜下，透露着深邃的密码。天狼寂，将汉唐的华章投以长久的嘶叫；孤烟直，给骏烈的图腾佑以不灭的焰火。玉门关，羌笛怨苍老了东向的楼门；长城岭，孟姜谣濡湿了仰天的轮台。

【狂想曲中】

张骞来了，苏武来了，文成公主来了，成吉思汗来了。汗马来了，青瓷来了，唐服来了，火药来了。久了，西伯利亚的风来了，什么都散了，楼兰走了，湖泊走了，号角走了，绸缎走了，探险走了，藏经走了，还有一排排满载着中华瑰宝的车马随着物质的一笑湮灭在了风中。

很冷。

【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。那里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】

进进出出，来来回回，蒙昧或文明，战火与和平，都无一例外地在天空捅破成巨大的伤口，血色蔓延。

命已定盘。觑着远远地鸣沙山，仿佛流浪咋拥挤的从前，复习一页页灰色的繁华，泪已纵横。

风落。一野的沙突然袭向了清瘦的袈裟，埋葬，只留袈裟顶上模糊的眼，望着西方，思考沉痛的未来。

西阳红。望着西边不死的云彩，如血般滴落。

袈裟长埋沙底，成就永远地秘密。

野猫已经熟睡，夏虫不知倦地在灯下来去。巷里只有我伴着从窗户透过的微弱的光线回响，今夜路灯格外顽强。我陪着灯寂寞，守护着一村的黑色。夜寂寥的有点多余。

远处，孤兀的光源仍坚守着更大的使命，驱逐者黑暗，企图帮助人们记起不该一直寻寻觅觅却总冷冷清清的历史空间。问我仿佛看见他以迷离的姿容魅惑地摇晃着，却看不清胭脂水粉下的真容，在黑白交织的远方更加扑朔。近处，对灯而立。前方，是未来，看不见的期许，后方，是过去，看不清的恐惧。

那么，转了身，过去不久成了未来，未来不久成了过去？

过与不过也许就是一转身的速度。

于是，转身。睁大了眼，企图紧紧用双目抓住，却又是似曾相识的眩晕，身后仍苍茫一片，前方仍光影斑驳。看不见的依旧看不见，看不清的永远看不清，这个关于过去，现在，未来的三相命题我无法知晓，我的命题里只有现在，唯一可做的，不让现在看不见，看不清。